尚書逸湯誓考

尙書逸湯誓考卷三

鄞　徐時棟同叔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考證篇第八上

考證篇第八上　今考定逸湯誓幷疏證上

逸誓之文既采列於徵引篇先儒之錯解僞書之剽竊亦既具論前卷中而又考定之者此誓之全雖不可復諸書所引首尾差具聖王引罪自責之精心亦略足表見一二既治其學不敢不盡吾心遂乃掇拾舊解斷以己意論衡多而援据少故不曰集注而曰考證詮釋一義動數百言辭求其達語不能簡我自

暢其所欲言而固非詁經體也

商書湯誓 國語周語上篇 墨子尚賢中篇

名篇之說已見前稱誓及兩同篇中而墨子七患篇引此誓湯五年旱稱殷書茲不從者古人引書或稱殷書尚書大傳亦有殷傳之目而今文中則但稱商書從其同也且墨子明鬼篇引古者有夏云云疑亦出此誓中說見後而亦稱商書則固不必以偶稱殷書而遂據以立異也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呂氏春秋順民篇 墨子七患篇

呂覽湯上有昔者二字以非尚書體例去之呂覽所

引不稱書曰參稽互考而知爲逸湯誓文說詳引篇徵原不能必其所引八十餘字字盡出古尚書中也特由他書核之明證確據至於三四則以可徵信所無徵又不能必其所引之非尚書文也而若昔者二字之非書詞是又可臆測者

又按墨子兼愛下篇云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其中篇則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較下篇所引更詳雖不稱太誓其爲太誓文無疑也而不言書曰而言昔者正與呂覽此引相似然則呂覽所引之爲書詞與

昔者二字之非書詞即墨子兼愛篇亦明證矣

云正天下者漢高氏誘曰正治也愚按墨子親士曰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呂覽誠廉曰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義皆與此略同又按伐桀誓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正字有整飭更新之義故曰克夏而正天下非但訓治已也

云天大旱者管子山權數曰湯七年旱民有無䊵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䊵賣子者竹書紀年亦曰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莊子秋水曰公

孫龍曰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荀子富國曰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賈誼新書曰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鼂錯曰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目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氾勝之書曰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法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許愼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大唐郊祀錄曰神農求雨不雨則命爲龍湯旱作土龍後漢法之周禮疏引鄭注書序夏社曰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

周棄代之山海經西山經曰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郭璞曰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太平寰宇記曰湯井在陳州門內故老傳云殷湯大旱人民衆穿此井地志說湯井非一今不悉引王充論衡曰堯湯水旱天之運氣又曰旱氣閒湯趙蕤長短經曰堯湯水旱天數也此皆諸書說成湯遭旱時事其他可與此誓互相證明者散見後條按文苑英華載唐顧況廣異記序有云湯之問旱以語怪疑必有湯旱軼事見之僻書者後閱辨證云旱一作華竝非當作革乃始恍然知為列子湯問篇之夏革也

云五年者梁氏履繩曰後凡不稱時代者皆國朝人論衡感虛篇

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愚按梁說非也選注所引卽是呂覽以呂覽證呂覽豈有不作五年之理至云五年亦非誤則五年何但不誤書詞正當作五年故呂覽此引旣云大旱五年而墨子七患引殷書括用書語亦云湯五年旱也其諸書如管子莊子荀子尚書大傳賈誼新書淮南說苑之屬皆云湯七年旱者則幷未伐桀時連數之耳墨子非攻曰還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呂覽愼大曰商涸旱湯猶發師又曰盡行

伊尹之盟不避旱殃漢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蓋未伐桀時大旱已二年伐桀以後大旱又五年諸書合數前後則曰七年史臣紀得天下以後則曰五年故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也近代江聲爲尚書鄭學以鄭注書序有七年之文遂以五年爲誤江氏雖博而多臆說武斷不足據也故竹書紀年於湯十八年書王卽位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連書大旱二十四年書大旱王禱於桑林雨陳氏逢衡集證曰湯旱五年七年之說不一今据紀年十九年書旱至二十四年共六年而二十四年卽得雨當以五年爲是愚謂陳氏由紀年而信五年之說其說亦

正而尙不知逸湯誓中之云五年更爲確據且不知

五年之與七年乃是起數各異而固非歧說也至文

選辯命論注引呂覽作四年卻正傳注引呂覽又作

三年不收則皆傳寫之誤矣漢魏以後文人引用幾於無不七年者則以湯誓久亡傳聞之說皆云七年故相沿用耳

云不收者高氏曰穀不熟無所收

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呂氏春秋順民篇　荀子大略篇

此呂氏文也荀子括用書詞作湯旱而禱曰而論語

曰字朱子論語注曰曰上當有湯字墨子湯曰字亦即括引此句文

也以僅采用一二字不復標爲證據

云以身禱者高氏曰禱求也愚按以身禱者卽下文所云以身爲犧牲是也帝王世紀曰二十有四祀大旱太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野左襄十正義曰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又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是皆說湯身禱之事而新序雜事第二篇曰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愚謂此蓋因湯事而附會於齊景猶六事自責之附會於魯僖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莊子說苑竝載不許人祠之說而又易齊景公爲宋景公梁先君而莊子說苑竝無此文彭叔夏謂皆新序之誤是也然說苑固嘗載齊旱一事矣辨物篇稱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因欲賦斂以祠靈山而晏子不可又欲祠河伯而晏子不可及晏子敎之避宮殿出野暴

露三日而果大雨兩事同出劉向所著書中言語事實自相矛盾如此考之晏子春秋則所載齊旱與辨物不異而若新序之說絕不之及以是知新序所記爲影響附會斷斷然矣若湯事則尸子墨子呂覽竝出周秦在湯誓未亡之時其語較新序實爲可信乃新序旣移身禱事於齊景說苑君道篇又稱湯時大旱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敎之祝曰云云御覽引世說略同易身禱爲使人易告上帝爲祝山川則論語諸書粲然具在更可不攻而自破矣

又按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云云又云殷史卜曰當以人禱云云又云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惟予小子履云云分祝山川與禱桑林爲二事蓋皇甫謐不能見眞古文但見呂覽與說苑兩不相合故復圓通其說分作前後其實非信史也

云桑林者高氏曰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淮南子修務訓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漢許氏愼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義與高同愚按桑林者蓋當時地名不得解爲桑山之林也桑林者蓋

當時築壇告上帝之地不得解爲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也故尸子紀年論衡帝王紀諸書皆稱桑林或曰桑林之野或曰桑林之社淮南子主術訓曰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其修務訓雖云桑山之林而御覽引修務實作桑林之下卻正傳注引作桑林之際今本作桑山之林者直後人因注而妄改之耳然且桑林地名後人仍之左傳昭二十一曰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墨子明鬼篇引燕春秋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矣又且湯旣禱於桑林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左傳襄十曰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又曰桑林見杜注桑林殷天子樂名呂覽誠廉曰武王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高注曰使奉桑林之樂又愼大覽亦有宋奉桑林之說而莊子有桑林之舞然則地名樂名歷歷如此豈得解爲桑山之林乎左昭十六傳曰鄭大旱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此則鄭自有桑山不能混於宋之桑林許高諸儒或遂因此立說耳

惟予小子履 墨子兼愛下篇 論語堯曰篇

原書既不可見諸書所引異詞必當以論語爲主所以尊經也惟或詳略互異不得不後略先詳此句以墨子引多一惟字蓋爲原書所有故注徵引先墨子餘仿此

云予小子者梁皇氏侃曰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

云履者漢孔氏安曰 魏書禮志孫惠蔚上書掩中之經孔安所得稱孔君名去下國字愚以先大夫之字適同孔君之名以家諱依前史非好異也 履殷湯名也愚按湯名之說紛紛不一云湯名乙者易緯之說也皇疏引

之云湯名天乙者世本之說也宋邢氏昺論語正義引之周盧氏辯注大戴禮引王侯世家同按王侯世家疑即世本云本名履王後更名乙者白虎通之說也云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者邢氏正義之說也云名履字天乙者邢氏引皇甫謐之說也至紀年謂湯有七名而九征而金樓子興王篇悉數之云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說雖怪異然固不敢謂履非湯名也至於康成乃專主緯書云湯名天乙而竟不復以履爲湯名矣詩商頌正義曰殷本紀云主癸生天

乙是爲成湯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云云又鄭注檀弓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云云夫鄭既以天乙爲湯名則於論語此句當作何解鄭注論語既亡而書正義嘗引其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詩閟宮疏亦引之云論語說舜受終於文祖宜總祭五帝然則鄭以予小子節全屬諸舜命禹中其解履字盡直以爲踐履帝位之意而斷不以爲湯名也新奇穿鑿至於如此尚可信乎世儒但知崇尚漢學墨守鄭義如此等類亦不

敢輕議一字可謂鄭氏之佞臣矣即如王氏鳴盛作尚書後案專表鄭氏其辨駁僞湯誥先引疏曰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復以己意斷之曰此節據孔安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云云兩義顯然背戾如此而乃强加亦字强謂之合眞遁辭知其窮也總之履爲湯名本之論語之經參之大戴之禮少閒篇云乃有商履代興盧辯注履湯名合之竹書之史紀年稱天乙履墨翟之子孔君所注萬無疑義而天乙者直是當時位號故非但成湯以後世世天子以甲癸爲號即其先世爲夏侯時已有上甲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觀此知白虎通所謂湯王後始更變用甲乙爲名爲子孫法者眞妄說也而夏王季世亦有孔甲帝癸之號也位號蓋君王而外惟太子有之故

成湯之太子曰太丁紂辛之太子曰武庚也位號蓋略如後世年號臣下不必避之故商家之臣名祖己而其婦人亦名妲己也而苟以天乙爲名且爲殷家常法則天干有限不過十日而乃子孫以犯祖父臣妾以犯君上甚且開國烈祖既名帝乙六世之王復名帝乙商家雖質有是理耶

宋人薛季宣作尙書古文訓專以奇形怪狀之字寫經文其說湯名謂湯名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爾云云此又㝵空自造新說者豈薛氏并大戴禮紀年墨子諸書俱未之見

耶抑亦諸書盡誤耶本不足辨偶因康成之不以履爲湯名而并及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 墨子兼愛下篇）

云敢用元牡者皇氏曰敢果也元黑也牡雄也果敢用於元牡也漢鄭氏元曰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愚按鄭以予小子上曰字連上節舜亦以命禹爲句故誤解之如此鄭注論語已佚此見引於書湯誥正義者大旨既錯卽其解帝爲五方之帝亦誤說詳下文而至解元牡則自孔君以來無不錯者已詳旱禱篇中且

自孔君既錯後世革命告天遂無不用元牡者矣

云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者孔氏曰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皇氏曰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元牡告天而云敢明告於大大君天帝也詩疏引論語鄭注曰帝太微五帝孝經疏引鄭注論語曰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五帝愚按帝者天也孔君解爲天帝其義甚正而祭天則必有配食之鬼神故下文又云上帝鬼神故墨子天志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下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

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則是祭祀祈福以帝天爲主而鬼神從而與饗之天一而已豈有他哉乃自康成好用緯書於是以帝爲太微五帝其注月令大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而所謂五帝者卽河圖所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後世竝以鄭說爲本雩祭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故齊謝眺撰雩祭歌分青赤黃白黑五帝夫五帝二字已見周官原不敢謂緯書之言全屬妖妄而若禱旱祭雩則論語所引卽是

典禮大唐郊祀錄引開元禮序例云夫上帝者天之別名元屬昊天是則皇皇后帝一天帝而已豈有他哉宋楊氏復曰月令注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注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注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

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禮竝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竝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謬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蔡氏蕙田曰天子雩帝當在南郊之圜丘詩亦曰自郊徂宮尤爲明證其所雩之帝鄭注謂五精之帝夫五帝兆於四郊祭五帝而不及昊天固無是理且四郊各有壇兆則不在南郊水旱之壇可知即其說己矛盾而不可信矣陳氏禮書又謂昊天上帝及五帝夫合上帝五帝而雩於南

郊之旁則必與百神竝舉則猶鄭注之謬也若合上帝五帝而祭於圜丘則又虛設四郊之兆而六天竝祭禮所必無則惟楊氏專祭上帝之說爲簡易明確而不可混矣愚按諸儒之說是已然尚未知論語此節是成湯禱旱之詞故須旁證曲引反復辯難如此若知元牡告天即是雩祭之祖何庸煩言乎蓋經義關典禮余之嘵嘵者非僅經生家考據已也

墨子兼愛下篇曰

上已有曰字此復有之者上是史臣紀湯詞此是紀湯告天之詞故墨子引此上既有湯曰字此處告上

天后之下復有一曰字也商書如盤庚上篇上既云正法度曰下復云王若曰高宗肜日篇上既云祖己曰下復云乃訓於王曰而周書牧誓既云曰逖矣又云王曰嗟又云王曰古人有言曰蓋書例原自如此不嫌複也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惟人面惟字舊誤作住下同畢氏沅曰隹字之誤隹古惟字江氏聲曰墨子引此隹皆作住住字非古且不辭由變隸而悞也當作隹隹讀當皆爲惟古假借字也愚按二說是也朱氏彝尊謂住疑伊字恐非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墨子明鬼下篇

墨子引商書其詞若此既不稱湯誓亦不及禱旱而以爲告詞之首者以意擬入之也兼愛篇引湯誓於告上天后曰之下卽云今天大旱細按語氣必非開端而詞必有首云今必先云古原書既不得見明鬼篇所引商書適可爲此閒起語故擬入之諸書所引誓詞皆反復於己與萬方之罪戾則末有禍時上下之無罪可知也而此書之矧惟人面胡敢異心二語適與之合呂覽及說苑說湯旱之時雒坼川竭煎沙爛石尚書中候亦云夏桀無道山亡土崩古今五行記亦云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爲大澤則末有禍

時山川之安可知也呂覽所引有鬼神傷民命之語金樓子亦云夏桀時火神回祿見於黔隧則未有禍時鬼神之安可知也而此書之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安二語適與之合玩其詞義多相比附故擬入之乃晉人竊此文爲伊訓開端之語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安暨鳥獸魚鼈咸若割裂顚倒痕跡顯然彼亦知無故而云天災爲無病而呻故下文即云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云云此其竄竊僭亂無足深詰若予則非尤而效之也明注徵引以與學人相商榷正如朱氏考定貍

首取考工記祭侯詞爲首章亦以末二句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適可與射義所引逸詩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相比附故遂連綴成文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而固非敢妄謂古經文必當如是也

余嘗作逸經補正一書頗爲謹嚴卽如前卷所收逸誓幷此所擬入共凡九條在鄙意皆以爲古逸湯誓中文也而補正逸經則惟國語一條墨子尙賢一條入之逸湯誓中以兩書皆明稱湯誓也墨子七患一條與此所擬入明鬼一條入之逸商書中以兩篇皆明稱殷書商書也論語一條墨子兼愛一條尸子一

條呂覽一條則皆類附國語引湯誓之後以諸書皆
不稱湯誓而所引之詞與國語稱湯誓合也而若荀
子一條則不敢采作正文以原書但云旱而禱曰不
言湯誓亦不言商書也蓋著書體例各自不同此以
己意自成一說不妨相其文義條貫成篇而至收拾
先聖遺經苟無確據豈容妄入乎

云嗚呼者嗟歎之詞也先儒竝說雩爲吁嗟求雨之
祭故此以嗟歎發語也雲漢詩亦云王曰於乎

云貞蟲者淮南原道訓曰蚑蟯貞蟲高氏曰貞蟲細
腰之屬也又說山訓曰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氏曰貞

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愚按凡幺麼細小之蟲皆貞蟲也不必定指細腰蜂蜾蠃之屬其云無牝牡之合爲貞則義至精當易曰女子貞不字故後世謂女子之不嫁者爲貞女婦之未嫁守志者爲貞婦蓋幺麼細小之蟲皆由化生不待合而生子長大亦不知牝牡故謂之貞蟲也又按僞湯誥不知貞蟲之義妄以貞蟲當介蟲故改百獸貞蟲允及飛鳥二語爲鳥獸魚鼈也

云莫不比方者比和合也夏官形方氏曰大國比小國禮射義曰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注曰比親

合也方居方也易繫辭曰方以類聚未濟曰君子以
愼辨物居方疏曰各居其方皆得安其所
云人面者人面猶云人類言具面目而爲人也對鳥
獸言之故曰人面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
余猶禽獸也
云共允者江氏曰共讀爲恭恭恪也允誠也愚按爾
雅釋詁云恪恭敬也檀弓恭世子左傳稱共太子是
共恭古通也允誠亦釋詁文
云惟天下之合下士之葆者葆與保同呂覽直諫保
申作葆申高曰葆太葆官也而說苑作保是葆保古

字通也保與合同義易曰保合太和

此節言當有夏旱災未作之時雖鳥獸貞蟲莫不比合居方各遂其生況在人類其敢有異心以干天譴是以天不降禍山川鬼神亦莫不安謐若苟終能其恪誠信敬事上帝將天下和合下土永保必無有災害如今日也言此以起下文今日大旱之禍必非無因而至也

尙書逸湯誓考卷四

鄞　徐時棟定宇學

考證篇第八下

考證篇第八下　今考定逸湯誓幷疏證下

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　墨子兼愛下篇

云卽當朕身者當猶値也卽當朕身猶詩言甯丁我躬也故爾雅云丁當也注云相當値墨子引此經下文罪在朕躬亦作卽當朕身字句與此同而義則迥別下文云云謂萬方之罪願卽以我身當之此云云者謂大旱之禍適値於我身也朕身皆當作朕躬下

文論語引作朕躬墨子亦作朕身可見特此處自墨子外更無他證不能妄易也

云上下者謂上天下地之鬼神也論語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晉語曰上下神祇

此節言今天降禍大旱至於如是之久而我適當之此必有所獲罪於天地鬼神者而我未之知也言此以起下文六事自責之意

古人制作往往有所師承如周人雲漢之詩爲禱旱而作也而即以成湯禱旱之誓爲之祖如王曰於乎即此誓之曰嗚呼也何辜今之人即此誓之云萬方

民命也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卽此誓之天大旱五年不收也耗斁下土甯丁我躬卽此誓之今天大旱卽當朕身也集傳載或說謂與其耗斁下土甯使裁害當我身則卽此誓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胡甯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卽此誓之大旱當朕身未知得罪於上下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卽此誓之若能共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也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卽此誓之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也歷呼昊天上帝卽此誓之皇皇后帝也靡神不擧靡神不宗卽此誓之上下鬼神也靡愛斯牲卽此誓之

敢用元牡也歷稱庶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至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即此誓之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也而若上下若下土若山川竝與此誓相合說苑僅以上下奠瘗靡神不宗二句證湯禱旱事殊未備也惟吾鄉宋高氏閌有曰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今考其辭但哀籲於昊天上帝后稷先祖羣公先正而若此誓六事自責之言蓋無聞焉則豈古今人不相及乎抑此為史臣紀錄之書可以直陳彼為仍叔頌媺之詩有難備錄者乎

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荀子大略篇

云政不節者節節制謂凡所行政事失法度無有節制也左哀十六傳楚未節也杜解謂政令猶未得節制與此不節同義漢明帝憂旱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政失厥中憂懼而已春秋考異郵曰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京房傳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皆所謂政不節也故瑞應圖曰遇旱責躬引咎側修

惠政則降以零雨符瑞圖作靈雨不節何注公羊傳作不一

後漢禮儀志引何注作不善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

紀作慾不節非也又三十五引世說六與字皆作邪

其引世紀皆作耶

云使民疾者唐楊氏倞曰疾苦也愚按何注引此句

作民失職與失職則疾苦義亦同也京房別對災異

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致旱也其救也賁讁

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洪範五行

傳說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其罰常暘也

劉昭漢志注曰人君恩澤不施於民則致旱故漢永

平中旱明帝詔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又理冤獄錄輕繫永元中京都旱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獄永初二年京師旱太后幸雒陽省獄舉冤雖斯民疾苦不僅在貧病冤獄而此亦體恤之一端也

又按六事自責本經雖已散佚猶賴諸書稱道其事後世尚知仿而行之故梁制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

時竝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傜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隋制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賑困乏掩骼埋胔省傜役進賢良擧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事五事名目雖異其皆本諸六事遺意則一也先聖經訓鉅細盡關政體有司奉行縱其未必盡力而以較之禁屠殺斷織扇召僧道書符誦呪者則五代之制猶爲告朔之餼羊矣

云宮室榮者楊氏曰榮盛也愚按何注作崇御覽引世紀作營漢書五行志釐公按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

旱董仲舒劉向以爲作南門勞民興役之過又京房
傳曰居高臺府茲爲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火災故後漢鍾離意傳稱永平三年夏旱帝詔敕大
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
云婦謁盛者楊氏曰謁請也婦謁盛者謂婦言是用
也愚按夫子歌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夫子此歌爲
魯人受女樂而作是謂婦人請謁而來非謂用其言
也則婦謁盛者言人君好色多聚婦女京房易傳曰
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師古曰緣歷
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又陳蕃疏曰宮女多聚不

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晉書曰太始十年旱去年秋冬採擇女子積陰生陽之應故梁隋遇旱命會男女恤怨曠亦即此意婦說苑作女御覽引世說及世紀皆作女又引世紀盛作行

云苞苴行者楊氏曰貨賄必以物苞裹故揔謂之苞苴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愚按云鄭注者鄭注上曲禮文也曲禮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孔疏云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貯物也愚按既引尚書橘柚何爲專指魚肉大抵裹

謂之苞以草藉之謂之苴故釋文訓苴爲藉凡物有所藉以裹之者皆謂之苞苴而此經言苞苴者則以賄賂之故不欲人見故以物苞裹而進之也御覽引世說苞苴正作賄賂故東觀漢記曰曹褒爲河內太守旱省吏職退去貪殘廛得澍下

云讒夫興者楊氏曰興起也愚按京房別對災異曰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雨降於天矣興何注公羊傳作倡漢志注及說苑及御覽兩引皆作昌又說苑御覽竝以苞苴讒夫二事爲第三四在宮室婦謁之上又按粱制第五事黜退貪邪貪邪卽苞苴邪卽讒

夫隋則分別言之曰退佞諂黜貪殘也

此節皆反躬自責之言謂必如此而後致災禍而我豈有此乎而何不雨至於如是之久耶聖如成湯何至有斯咎政而乃歷歷言之聖人恐懼修省之心千古如見矣

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中篇

云聿求元聖者聿與遹同發語詞元大也元聖大聖猶詩釆芑云方叔元老禮記文王世子云一有元良也元聖蓋謂伊尹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之故曰求也

云勠力者國語吳語曰勠力同德吳韋氏昭云勠并
也說文力部曰勠力并力也
上旣反躬自省不得其故因思天下人或有罪戾以
致旱災故言我旣求得大聖人與之并力同心以治
天下以起下文天下人之善惡亦未嘗不知之也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 墨子兼愛下篇 論語堯曰篇
上句惟見引墨子蓋此經重在責罪上云未知得罪
下文歷云有罪而有善只是陪說故論語但引其下
句也
云有善不敢蔽者廣韻曰蔽掩也蔽善即是蔽賢言

天下人有善我必登庸之不敢掩蔽也

云有罪不敢赦者漢苞氏咸曰從邢疏本作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皇氏曰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下篇

云帝臣者湯自謂也人君爲上天之子卽爲上帝之臣稱帝臣義猶天子其語例正如左傳之官臣史記之主臣也魏何氏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也皇氏曰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愚按前儒既解此誓爲伐桀之誓故皆以

帝臣指桀然帝臣之與天子雖屬同義而稱謂之閒要自有例臣下稱其君爲天子宜也其君自稱天子非例也以告天自稱帝臣禮也臣下稱其君爲帝臣非例也若此時湯猶桀臣何爲稱桀爲帝臣乎但即帝臣二字亦可見此誓非伐桀之誓矣

又按注疏雖以帝臣指桀而以此二字屬之天子理無可惑乃有以帝臣屬之善人謂善人皆上帝之臣者則更不合詞例矣

云不蔽者何氏曰有罪過不可隱蔽皇氏曰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愚按集解義疏皆不見

墨子故解此句皆以罪過言之且以帝臣指桀尤不得不專言罪過其實上云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則此句不蔽亦當兼有善有罪言之也

云簡在帝心者鄭氏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此注見論語正義及書湯誥正義中）愚按鄭兼善惡言之義較何氏爲長

上既言我求大聖人共治天下天下人之有善有罪我無不知之矣因復言若我身有善有罪雖或有爲我所不及知臣下所不能言者然亦斷斷不可隱蔽何則以簡閱在上帝之心也 言此以起下文朕躬有

罪之意

右愚所解義既通暢辭亦明了而如舊解以帝臣指桀則方言桀罪何爲忽云己罪忽云萬方罪乎下文朕躬有罪四句恐不可連貫矣

又按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氏卽引論語此二句證之蓋亦承鄭說以此節爲舜命禹事耳韋解國語多謬詳見余所著國語雜記中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　國語周語上篇　墨子兼愛下篇　尸子綽子篇　呂氏春秋順民篇

愚始疑周語明稱湯誓其所引必當字字出湯誓本

文既而思之諸書雖不稱篇目而必爲湯誓文無疑也莫古於論語自當以論語爲主且周語引朕躬爲余一人韋解曰天子自稱曰余一人左哀十六傳魯哀誄夫子自稱余一人子貢曰稱一人非名也則余一人自是尊稱必非告天自稱語氣而墨子所引今天大旱下有卽當朕身之語前後相應此處亦當是朕躬而非余一人矣又且尸墨茲是朕身與論語而三則三占從二尤當以朕躬爲是若下文無以一人之一人則猶曰一个人非余一人尊稱之比也

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皇氏曰朕我也萬方猶天

下也孔氏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皇氏曰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

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孔氏曰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韋氏曰乃我教導之過也皇氏曰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爲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當歸責於我也邢氏曰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愚按諸儒解此節俱極明暢惟誤以爲伐桀之誓則語語皆無關痛癢竟不知成湯當日之爲此言是主何意見也

又按北魏書孝文本紀太和十五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其以齊景與成湯並稱蓋沿新序之誤其云不祈山川則尚書久佚傳聞異辭之故而直用萬方有罪二句爲求雨之詔則論語此引雖經孔班誤解而固有不以爲伐桀之誓者矣

此承上文我身善惡天盡知之因言然則果爲我身有罪以致大旱乎則萬方何辜同遭此禍若萬方尚有罪戾爲我所不及覺察乎則化導不至罪我之由

言此以起下文一人不敏之意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韓詩外傳引孔子曰昔者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呂覽論人曰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

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呂氏春秋順民篇

云一人不敏者高氏曰不敏不材愚按上言朕躬有罪是不材者止一人也又言萬方罪在朕躬則不材仍止一人故曰一人之不敏也

云上帝鬼神者高氏曰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

云傷民之命者高氏曰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愿按三國志郤正傳注引呂覽此句作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

禱詞至此已畢自嗚呼古者至傷民之命皆一氣承貫天略謂夏世盛時君民上下皆無罪戾故禍災不作乃當吾世而遭此大旱是必有獲罪之處而我竟未之知也於是求之於上以六事反躬自省疑若無此罪過求之於下我與大聖共治天下又若不至失

察則豈六事而外我尙有不及檢者乎然我之善惡簡在天心若我信有罪罪只在我一人卽使下民有罪我不能化之罪亦在我一人願無以我一人之罪累及萬方而傷百姓之命也范注穀梁定元傳引大雩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成七穀梁疏引鄭氏釋廢疾中所載禱請山川詞與此大同小異詞義略同蓋卽祖商湯禱詞以成文也

於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同上

云鄜者畢氏曰李善注文選應休璉書引此亦作鄜

音鄜後精通篇按此謂呂覽也刃若新鄜研注按此謂高誘注也鄜砥也竊意鄜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磿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磿室磿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磿字爲是孫侍御主辯命論注作磨與刃若新磨較合但不讀鄜耳愚按畢說皆妄說也明明鄜字而以選注偶有音鄜二字遂謂鄜作歷音則鄜本音麗廣韻呂支切集韻鄰知切春秋敗莒於鄜是也惟人姓始音歷前漢鄜食其

讀爲歷異甚是也畢氏何從知選注之音酈者必讀爲歷而非麗乎乃遂妄云若作歷音當從磿得聲則歷磿明明異文字書且有酈字畢氏又何從知歷之必當爲磿乎於是改酈作磿而謂從邑無義作磿必誤則說文云磿石聲玉篇云磿磿石小聲卽周禮地官遂師有抱磿之文鄭注謂磿者適音的歷執綍者名也此二義有絲毫可與呂覽二酈字相關涉者乎而妄改之乎彼亦知難強合也不得已引國策磿室妄附會於楚辭砥室以證高氏訓酈爲砥之義不知招魂所謂砥室翠翹不過言是美室如漢賦所云瓊室

璇室者原不必眞有是室卽使眞有砥室而磿室砥室明明兩室明明兩地二字旣不同音又不同形又不同義畢氏又何從知燕磿室之卽爲楚砥室乎而謂高氏必取義於此乎按國策云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磿字下或從日則與砥義相去更遠又按括地志云元英磿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甯臺之下然則與楚詞所云砥室眞風馬牛不相及者畢氏校正呂覽多妄語叵信余嘗爲呂氏春秋雜記辨定其繆若此條亦武斷之一也然則鄦字何解曰鄦卽磨也其從邑者古今異字呂覽兩處竝作鄦知非錯誤也高氏此篇無注於精通篇訓砥砥者磨石也以磨訓砥卽可以砥訓磨此古人

輾轉訓義即此尤可見鄺之即爲磨也故字書無鄺字字彙補始有之亦云與磨同引呂氏此文爲證故李善注文選兩引此文一作鄺一則竟作磨字而選注之又云音鄺者傳寫有脫誤也原本蓋云音磨攡也今本脫去磨也二字傳寫者又以攡字眼生遂因上鄺字從邑誤攡爲鄺其云攡者莊子胠篋篇攡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注云折也撕之也李意攡指與此鄺手義合裴注三國志引此又作攡其爪故遂訓鄺爲攡此雖出余臆測而由呂覽兩見選注兩引度之必當如此不然辯命論注明明引作磨

字明明以磨當鄜而可音之以音麗音歷之鄜字乎即使音麗音歷又何必故音之以眼生之鄜字乎又路史云商時有鄜國音摩余以羅泌最喜僞造未能深信其說而平湖葉孝廉勤諏云逸周書世俘解命陳本伐磨下又有蜀磨譤磨凡三見似商時實有磨國則是羅說可信而鄜之即磨尤無疑義矣

云鄜其手者謂翦去其指爪也爪長於指翦去之使與指平有若磨之也故經文云鄜手而帝王紀漢書注左傳疏諸書竝云斷爪御正傳注引作攦爪攦者撕之也折之也義與斷同論衡御覽竝作麗其手麗

猶離也曹植湯禱桑林贊曰翦髮離爪自以爲牲故廣川縣旱縣長岑文瑜求雨不得應休璉以書戲之有云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意謂商湯聖人但須割髮翦爪遂能得雨足下賢者必割膚翦肌而後可以救旱也然則鄺手即是翦爪古解無不如是而或謂折其手者非也又按爾雅云翦齊也蓋以翦翦物無不齊者猶以砥磨物之無不平也此亦與翦爪爲磨手之義有可相通者也

云以身爲犧牲者翦髮斷爪即是身爲犧牲蓋罪人必翦髮斷爪湯旣歸罪於己則以爲天之罪人故翦髮斷爪也又翦爪爲送終禮淮南子稱將軍辭行乃鬋爪注云鬋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湯旣自以爲牲故翦爪京房別對災異曰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即本諸此成湯因卜史云當用人祭故以身代之然旣有元牡未嘗無牲以身爲牲者猶後世彊項吏塞長官索羊之請而曰我即羊也蓋因史言以存其意而非躶其身體眞如犧牲然也故張平子思元賦云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庬

禨以拯民注云蠲絜也蠲體潔身不過齋戒沐浴之意而尸子謂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布衣其說可信謂身嬰白茅卽恐未必然耳或謂聖人因災自責理之正也而至翦髮斷爪自以爲牲毋乃言之過當乎愚謂旱旣太甚五穀不收關係民事甚重故後世賢吏或積薪自焚或翦髮肉袒或自暴日中或自繫於獄皆以至誠格天得雨何況古聖且古聖情切之事未可以常理測之卽如周公身代武王已啟後人之惑乃史記又稱周公嘗代成王有王少未有知識奸神命者旦也之祝而焦氏易林有曰植璧秉珪請命於

河周公剋敏沖人瘳愈說與史合則是大聖如周公而乃屬代人死幾類後世村巫所爲者此豈常理所可臆測乎故淮南修務訓曰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湯爲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御覽引明作切卻正釋譏亦曰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則是禹之救水不惜以身爲質湯之救旱不惜以身爲犧古聖憂民情切實有如是者故王仲任雖不知天人感召之理

其作論衡極辯雨至非因自責謂是適然而於其事則亦信之有曰翦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

云上帝者上言上帝鬼神則祭上帝而鬼神與饗之也此及篇首皆專言上帝舉尊以統卑也

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同上

云民乃甚說者未有下不足以感民情而上可以格天心者也故將言雨至必先言民說呂氏謂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高注達通化變傳至猶淺之乎測聖人也而其引此經入之順民篇中則可謂能知本矣

云雨乃大至者淮南子主術訓曰禱於桑林而四海之雲湊高注湊會也或作蒸千里之雨至說苑君道篇曰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論衡感類篇曰湯自責天應以雨孔豐疏曰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典錄引夏香曰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御覽引符瑞圖曰身代犧牲於是大雨又引搜神記曰於是大雨忽至洽於四海帝王世紀曰禱於桑林之社而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左傳疏引書傳曰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其他如曹植傳元孫楚應璩傳

咸等文之說湯禱雨至者多不勝載

按李善文選思元賦注引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句似有脫誤）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云云今本淮南似無此語積薪自焚等語亦不見諸他書姑存異聞以備考耳

世紀又曰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左傳疏亦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蘇氏古史亦同愚按竹書紀年曰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徐氏文靖統箋曰杜注左傳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是大濩

因桑林之禱而作也集證曰史記司馬相如傳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又氾布濩之則大濩因雨得名自是正解今据紀年作大濩樂不書於克夏之時而紀於得雨之後可爲世紀切證故說文云雨流霤下貌蓋湯作樂本名大濩作護字者古通用耳按徐陳之說是也水勢相激謂之濩郭璞江賦云濆濩渀瀑大雨數千里水勢之盛可知故喜而志之名曰大濩又周禮春官大司樂疏云濩即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此因鄭注本祭灋立義云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其德能使天下得所也故疏云救護得

所然既解濩爲救護則湯以得雨作樂名爲大濩救護萬方具有實事不當但作空言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武王之時（御覽引作文王）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大武武者伐也夫湯武同以征誅得天下而獨以征伐歸武是所云湯救患害實因救護旱災故也又鄭注大夏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然則禹之水湯之旱皆爲古今莫大災異而禹以治水名樂曰大夏湯以救旱名樂曰大濩不亦宜乎經傳竝作大濩或作護左傳大濩徐邈云一作大護又呂覽曰湯乃命

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淮南齊俗訓曰殷人之禮其
樂大濩晨露
右逸湯誓經文總凡二百五十字皆以鄙意考定之
者古史官記言記事每作一書各有一篇精義而其
體例則未始不相則倣者也卽如此篇之作所以詳
記成湯救旱始末也中述其禱告上帝之詞金縢之
作所以詳記周公代武王始末也中述其祝告三王
之語其事雖異其體則同故周史卽依仿商史以成
書也而其首尾尤極相似此記大旱而追敘克夏以
後五年彼記王疾而亦追敘克商以後二年此以湯

乃禱於桑林一句爲主彼亦以公乃自以爲功一句爲主此記其終事而曰雨乃大至彼亦記其終事而曰歲則大熟雖此書抄撮成篇其中必尙有爲諸家所未引者亦必有引之而愚不能見者然而弇陋之胸搜索略盡原書縱不得見殆亦可以得其什之六七矣

尙書逸湯誓考卷四

尚書逸湯誓考卷五

鄞　徐時棟同叔著　　男隆壽平甫校字

序錄篇第九

序錄篇第九　序　後序　錄

序曰逸湯誓考者所以考商書禱旱之誓之放佚者也昔者成湯正夏湯誓爰作於後禱旱史錄爲書同厥名篇是有二湯誓焉傳閱姬周篇各無恙內史過實舉後誓以告襄王吾夫子又稱述之以詔弟子其他墨翟尸佼之徒皆得見之戰國之季荀卿善著書而呂不韋以相父之尊招致豪桀而作春秋竝嘗奮筆援据其辭故

凡周秦古書若論語國語墨子荀子尸子呂覽其諸采引之在禱旱篇者灼然明白未可混也秦政不道焚滅經術帝王遺言蕩爲灰燼漢興濟南伏生憶所誦習口以傳授而年過九十耄多昏忘伐桀之篇粲然禱旱之誓無聞焉猶幸天不喪道斯文興起若前所稱諸書後先而出雖商史舊冊終復湮微而奇章隻句賴不泯絕乃漢儒不察炫惑同名但見湯誓概爲伐桀目睹大旱之語而妄解元牡之文手注祠禱之書而謬指征討之作則是是書也既亡其全於秦人燬書之秋而又滅其佚於漢儒注經之日也於是東晉妄人乘釁而動竄竊

古書之所徵引綴集塗點僭爲湯誥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朝野信之罔悟依託哀哉至於趙宋漸發其覆元明以來交相掊擊洎我

皇朝環儒接踵是乃抉擿隱匿始有定讞然而蠹於漢學阿好曲從一字之徵無敢擬議墨稱禱旱孔云伐桀謂孔君所注論語堯曰篇以周人難漢儒用經文詁傳義秪牾至顯而爲漢者左袒故諸儒能知僞誥之剽竊誓會莫知遂誓之所由作譬彼汙吏既伏其辜而敗露之贓未歸厥主也嗟乎古昔聖王爲民請命憂勤惕厲反躬自責精誠格上帝驩聲徧萬國史氏備紀其詳將爲後世遇變

常法而其書火於秦滅於漢竊於晉晦於今茲尚書之
厄於斯為盛夫以先王恐懼修省之大經而坐令其隊
廢於
右文稽古之世此逸湯誓考之所以不能無作也是用
攟摭遺軼會粹舊聞發揮隱滯考定而疏證之敷暢鄙
愚時有論駁總若干言雖然鄙諺有之虜自賣裘而不
售士自譽辨而不信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豈
云至當惟是經義蒙塞餘二千年千慮一得其敢自祕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輒復繕寫成書貢疑
有道儻博雅君子化其門戶準裁紛錯其必將有取於

吾言也同治二年九月譔序

又序曰余年二十好觀諸子嘗以墨稱湯說文符督論同述告天之辭獨有大旱之語心竊異之研精覃思驗以他書豁然疑滯決爲禱旱是嘗著說一篇質之吾師馮雲伯先生先生奇余所作謬加稱賞謂斯實遺經之功臣而先儒之諍友也顧其爲說不過千言詞既簡略義亦未備於後瀏覽羣籍念茲在茲凡可證明手自錄附書眉紙尾幾無閒隙雖人事奔走未遑整比然而留意於斯學者則既三十年矣客歲之秋始撫羣言次第先後辨論而考定之分爲上下其年冬仲遭羅鬱攸會

余方客慈溪倉皇顛沛中壽兒愁置儲倚輩余著作而暴客麕集攘奪以去拋散泥塗或擲諸河重拾棄餘檢視殘胜則鄙著詩文什存五六說經諸作靡有孑遺而逸誓之考不可問矣夫經義宏深累世莫究前儒訓詁悉有淵源而欲以檮眛後進哆其辯辭妄思易幟攻勝往哲斯已難矣草稾甫就旋爲灰燼淸夜自省良用警懼雖然墨書布在詞非奧祕明明禱旱萬難曲解而違反文義引其書而故歧其說此愚所未解者一也唐宋諸儒誤信僞詁又墨書微晦獲見不易至乎僞覆旣發墨書盛行而視若無睹置之不論甚或私意發難誣以

增改此愚所未解者二也墨者所援實爲聖經諸儒據依盡出傳注夫紛競之論宜尊儒以闢墨考据之學豈容舍經而從傳乎此愚所未解者三也墨之爲道也是古非今呰賢毀聖至其稱說儒書豈敢僞造經語倒其戈戟反授人柄何况呂覽不謀同辭爲之證佐而乃盡廢周秦阿附漢晉此愚所未解者四也魯鈍固執其惑益甚欲達所疑復理前說顧藏書數萬袠如盡矣彌憶曩證或記其略而失其詳或識其義而忘其語故復入城借留時下陳榻（謂魚門中翰樹璐駕部兩家）客散主寢檢其插架手錄以歸始屬稾以今夏五月下旬積四十餘日克有

就緒粗可覽觀回念前著大略不異若其援引不能備也往者爲書二卷萬數千言今茲所成數幾倍之馬齒日長而學無寸進典據加少而議論滋多謷辯不信所由誦前言而生作也而又歷序所遭丼言其意惟庶幾正德君子矜我劬瘁閔其改作斵削紕繆參酌是非所謂擁篲清道企望高躅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七月既望謹序

錄曰匪闢漢儒彼亡古書我徵周秦虐燄未噓作逸湯誓考徵引篇第一

疇云書亡古文孔彰胡棘下生乃正夏王作逸湯誓考

非伐篇第二

豈命未革禮變牲色吁嗟求之殷商典則作逸湯誓考

旱禱篇第三

下士笑道曷誓穹旻請陳二義證茲旱禱作逸湯誓考

稱誓篇第四

云何同名他篇足徵前有共乂後有甲庚作逸湯誓考

兩同篇第五

云何異名空拳勿爭生後千載疇見聖經作逸湯誓考

湯說篇第六

經亡說歧妄人乘之史有眞誥彼昏不知作逸湯誓考

僞誥篇第七

於乎小子敢補商史聖擇狂言姑考定是作逸湯誓考

考證篇第八

我治斯編既三十年且爕且輯于時言言作逸湯誓考

序錄篇第九

周則懷樸鄭沽其璞亦理羣言以殿吾錄作逸湯誓考

校勘篇第十

尙書逸湯誓考卷五

尙書逸湯誓考卷六

鄞　徐時棟柳泉著　　男隆壽平甫校字

校勘篇第十

校勘篇第十　鎮海吳君籛校幷書　平湖葉君籛校幷札　同縣劉君籛校幷跋

諸君不棄鄙著豪惠簽校愛我甚厚糾舉及於細微匡所不逮良可感佩顧其爲言或同聲相應交足發明亦或意見各殊可備參核覼縷考中則苦於繁瑣棄置不錄則虛此雅懷今彙錄成卷閒著鄙意以與學人有道共斟酌之凡吳君澥城葉君勤諏各若干條竝其書札具錄如左至去年劉生藝蘭校此一過

旁搜博采以證佐余所未逮將及二十條而其言類多順余匡正者少幾似無所不說者顧意雖阿好而其徵引不可棄也亦附於後同治六年丁卯五月二十有一日書

著一書而使數千年之塵封以啟數千年之冤獄以伸數千年之缺典以彰則其書直爲數千年長夜忽旦而不可不有之書其諸大箸之逸湯誓考乎自來經典以說者之多而疑以滋疑而晦而逸湯誓則以說者之少而人莫之疑而晦大儒如孔君旣以論語所引同於墨子而知爲湯誓文乃獨忽於今天大旱之語而以篇同

伐桀文屬告天卒下斷語則是書之蒙塵始此矣自僞古文竄掇其詞以爲湯誥後人輒又以爲文出湯誥無復知其爲逸誓文則是書之銜冤始此矣誣之爲伐桀攘之爲湯誥而古人元牡禱旱之禮爲朝政國典之大者從此湮泯歷代莫之舉行莫之議及古人有知其可怨可恫何如也僞書之妄發自宋儒而備摘於國朝閻氏然能知僞誥之竊湯誓而莫知禱旱之文別乎伐桀則猶溺於孔說而弗之省誠哉大箸所云譬彼汙吏既伏其辜而敗露之贓未歸厥主也夫前之人既誤於孔君伐桀告天之說而無復以禱旱爲疑復誤於

僞語之剽竊邢氏反以之證論語更無復以他書引稱湯誓及孔注稱墨子引湯誓爲疑而幸有揭僞書之辯能知馬之非仍不知鹿之是即或證禱旱之文能知鹿之是仍不知馬之非蓋錮之甚而發之難如此也不意明眼慧心如足下疑人所不敢疑疑人所不能疑直若有鬼神來告豁然爲數千年發伏摘幽使古經古禮之韞石沈淵者一旦揭日月而行此作乃可千古矣箸述有此其爲可寶何如異哉祝融回祿能奪子之珍藏而不能奪子之拱璧也辱承不棄命以校勘展讀終卷見其發一難則拉朽摧枯無瑕不抉樹一義則深溝高壘

無閒可攻咄咄怪事直令小儒咋舌尚何能以蚍蜉撼大樹土壤埤泰山哉雖然有疑不獻非下問之意也反覆再三其大者心悅誠服其小者不無可商敢竭芻蕘謬攄管見倘不以爲班門弄斧而有取於千慮之一得俾是書不留餘隙予利口以吹求也則幸甚愚小弟吳善述頓首

卷一徵引篇荀子大略篇條苞苴行與讒夫興與 古音行如杭與昌韻說苑諸書皆作讒夫昌與荀子昌作興當爲後人竄改興古不韻行亦不韻榮盛

又或又謂節疾條嗣征 嗣征之嗣雖本閻氏然不如作允

征爲顯與元牡之元一例劉藝蘭曰閻氏當作惠氏

愚案不始閻氏也宋人避太祖諱有稱嗣征者其以此字爲姓亦改稱嗣氏見姓氏書又或改此字爲裔新唐書楊貴妃傳駙馬都尉程昌裔是也而公主傳中尙仍原名未改蓋偶失之

又前條昭我周王　昭當作紹

又然且荀子所引條此不必以古音古韻嘵嘵論辨也　不必以古音論將以今韻論乎古音自有部分界畫秩然亭林顧氏始知古音部分然猶僅能分十部其正唐韻顧不知唐韻分五支六脂七之之理唐韻之分

支脂之正爲審於古人有此三部之別特其編次未能全韻清純尚有數字淆雜耳古音支類有佳齊字脂類有微齊灰字之類有灰尤字三類劃然分用地屬支類畏屬脂類歸屬脂類龜屬之類珪屬支類從未有混用者古音一部之字錯入今韻數韻自是古今音變後人見古人一詩之音參今數韻遂以爲全韻皆通倡爲古通之說如以支微齊佳灰爲五韻通用豈古人先有今韻書乎抑古既可以通用韻書何苦瑣爲分析乎且尤韻正多之類字如以古韻參見爲可通則何不幷尤韻而通之五韻乎如謂尤與之

類聲氣有別則何以裘邱牛尤謀紑等字古音悉屬之類謂此乃古今之別歟則一隙之明何不舉一反三也同一古韻參見之韻而以今音近者謂之通今音不近便謂之不通是果論古音乎論今音乎故通韻之說可以作今詩不可以論古音著書者萬勿於所不審作孟浪語貽識者譏也

〔又前條〕金滕用韻出余刱論　以金滕祝詞爲用韻實爲卓識但江晉三羣經韻讀內當數及之恐非刱論也詞內天身神誠韻而發疾則非畏與歸爲韻而地與畏歸與與龜珪則非古音畏屬平韻畏威通用詩將

仲子及東山畏皆與懷韻雲漢詩與推雷遺摧爲韻歷歷可證從未有韻入去聲者湯禱旱詞非全用韻何必金縢祝詞謂爲皆韻也

愚案吳君審於唐韻之學故其言精核如此然余嘗謂顧氏最稱知音而以唐韻求詩音則非今較顧氏更加精密於唐韻愈合則於詩音愈離矣故嘗盡棄後世韻書專求之三百篇以詩通詩爲詩音通一書刼後僅存殘稾數十紙今作逸響考旁及金縢祝詞但就臆見爲說未暇究心音學也而下筆屬稾意求淺顯遂有不必以古音論辯即以

今韻言之之語語極孟浪非治經者所宜言果蒙
指摘故備錄其語以志吾過然吳君之論古音殊
未盡信即如詩第一篇關雎以得服側爲韻而唐
韻得在二十五德服在一屋側在二十四職又以
采友爲韻而采在十五海友在四十四有又以芼
樂爲韻而芼在三十七号樂在三十六效此可以
唐韻之部分界畫論古音乎唐韻分五支六脂七
之縱極有理而於古音則直風馬牛也如皮字紕
字皆在五支而羔羊之皮字與七歌之紽字叶干
旄之紕字與六至之四字畀字叶私字逹字皆在

六脂而葛覃之私字與八微之歸字衣字叶兎罝之逵字與十八尤之仇字叶 絲字治字思字皆在七之而綠兮之絲字治字與十八尤之訧字叶終風之思字與十四皆之霾字十六咍之來字叶 謂支脂之三部秩然從未混用則巧言之斯字在五支而麋字在六脂緜之飴字在七之而龜字在六脂抑之之字在七之而知字在五支桑柔之資字在六脂而疑字在七之酌之師字在六脂而熙字在七之駉之駓字伾字皆在六脂而騏字期字皆在七之所謂古人三部之別安在耶抑愚所數者

適皆在未能清純尚有淆雜中耶又如歸之與龜吳君謂古人不韻然泂酌篇挹彼注茲茲字與民之攸歸歸字爲韻而緜篇築室于茲茲字卽與爰契我龜龜字爲韻則歸龜何嘗不韻乎以今韻言古音固屬一時妄語而以唐韻核詩音實非千古卓識也此事當以他日重論定之

葉勤諏曰吳云古音畏屬平韻從未有韻入去聲者案大雅板詩畏與壞叶壞正今去聲字也雖朱子於胡罪紆會二反後復有胡威於非二反然兩字本音自叶又非與上文爲韻必兩讀爲平聲贅

矣

又非伐篇而不意自漢條而不意　篇章分隔氣脈相承文之正也虛字相銜亦體之常而以轉折作起則不可從蓋篇章既分則當自爲起訖乃以然而等字作起以爲蒙上作轉歟則不應分隔以爲另起歟則不應以轉折爲頭自古經史未見有以轉折虛字爲提頭者孟子長篇在當時本無室斷後人分爲節段其有虛字相銜者則如非惟字且字止爾且雖分節必不提行今則然字而字不惟行首且在篇首將置篇目一語於何地得毋好奇之過歟

愚案此言是也始則興之所至隨意遣詞今則無關宏旨憚於修改一家之言姑聽之可已

又伐桀誓中條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詞語詳余所著尚書說及山中學詩記中不注告泰山所出而標己所著似有意

愚案前在山中解詩般篇參考論語墨子定爲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詩其說頗長此條但詰僞書之竊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二語未便褸述旁文而學詩記又將刊刻問世故遂注之如此非有他意也今吳君似以不注所出疑余自爲新說則請證明之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

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卷二湯說篇然則其稱湯說條不必穿鑿附會　惠氏棟引論語孔注而謂湯誓依墨子作湯祝又引墨子下文祠說亦作祠祝改說爲祝皆穿鑿之過也

文僞誥篇爾有善條帝臣者湯自謂也　帝臣究以善人皆上帝之臣一說爲是墨子之有善不敢蔽卽論語帝臣不蔽句之異文當以論語爲古書原文恐非有兩句也

卷三考證篇上云貞蟲者條　不必定指細腰蜂蠮螉之屬於細腰中特舉蜂蠮螉二者以明其狀下仍有之屬二字包舉一切語較原道注細腰之屬也及墜形訓萬物貞蟲注諸細腰之屬也更爲明晰　似不必糾之

又前條云膺細小之蟲皆由化生　細腰特化生之一種化生而細腰者不合化生而細身者有合如蚊蝡蜻蛉之類常以合而飛蠶化蝙蝠化蛾蛾復以合而生子尤化生之顯然有合者　故高注但以細腰釋貞蟲化生義不確

愚案吳君之言甚辨特蛾蛹之蟲不得謂之細小合而生子不得謂之化生愚所謂幺麽細小之蟲謂若草木果實中生者穀米衣書中生者器用食物中生者皆不待合而生亦既生而不能合是謂化生中之最細小者亦非統化生之蟲而槪謂之貞蟲也若但云細腰不合細身能合則如蝌斗蠶魚之屬細身而不細腰亦何嘗能合乎

葉勤諏曰案莊子天運篇細要者化高注本此說文云蟜蠃細要土蠭也亦與之合說有證據而又加之屬以賅其餘似乎未爲挂漏吳云不必糾者

是也

讀逸湯誓考眞乃貫串百家隻眼千古名山盛業先聖功臣欽服之餘何能與參末議而傳語勤懇拳屬司校事雒誦再四謹簽十二條極知僭妄無所逃隱聊以慰下問之虛衷快就正之私願云爾　葉廉鍔謹識一條已見本書考證下篇二條見前吳叢中

卷一徵引篇或又謂節疾條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　案畢校墨子云殃卽祥之異文祥亦怪異也左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　又案懷喪作壞喪者是此懷字疑誤

愚案明刻墨子作懷喪經義考引同　又百殃一本

作曰殃經義考作百殃

又案祥字凡三解有作吉祥解者中庸必有禎祥是也有吉凶未定僅作兆字解者左傳是何祥也吉凶安在是也有作妖異解者則此百祥與書序祥桑鴻範五行傳青祥白祥與葉君所引大祥是也晉人不識祥字遂妄改上帝不順降之百祥為作善降之百祥竄入僞書中可笑也

又稱誓篇（左文十八條）不必告軍旅始謂之誓　案王肅家語有困誓楚辭有惜誓均以誓名篇亦其證

又（逸周書條）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　案此因祀帝而

誓戒百官非竟誓告上帝也似未足爲告帝稱誓之
證

愚案鄙著謂禱旱稱誓兼告戒謹三義故引逸書
證告義引爾雅證謹義而引周禮禮記以證戒義
意謂成湯戒誓百官以告上帝故名湯誓非卽以
周禮誓字當告字也

卷二兩同篇然且更有說者係天志中篇引太誓稱大明
案畢本天志中引紂越厥夷居云云與非命上中均
作泰誓無大明字

愚案明刻本墨子天志中篇云大明之道之日紂

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偒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又非命上篇云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又非命中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夫天志但稱大明焉知其爲何書及核之非命而後知大明卽太誓也故敢斷之曰天志引太誓稱大明而復原其故而注其下云所引與非命上中二

篇之引太誓者大同小異而朱氏經義考於逸經門直以大明爲尚書太誓逸篇目且曰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梅賾未詳其義分竄其辭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云云余家明刻本劫後雖已無存而吾友陳樹珊兵部藏本（板刻甚惡無序跋）及門劉藝蘭懋才藏本（有茅鹿門序稱唐別駕重刻宋本又有陸宏祚序）皆明刻本也其天志篇中無不作大明者且三家所藏或係誤本若竹垞則插架甚富交遊又多藏書巨家今其言亦復云云是明以前刻本於天志篇中無

不作大明可知也乃至畢氏校刻墨子竟改大明爲太誓又且並不注明一若自有墨子以來從未見有大明二字也者其書彫刻頗工足廢舊本將使後來學人遂不知天志篇中有大明字其害猶小而使後人更不知古尚書太誓有大明篇目則事關聖經其害甚大故因葉君之過信誤本而覼縷言之

劉藝蘭曰鳳章按段若膺古文尚書撰異引墨子大誓之道之曰誓字下夾注今本作明是段氏所見本亦作大明

又湯說篇抑又有說者條非命稱太誓天志稱大明　案帝謂文王六語天志中篇稱皇矣天志下篇稱大夏

卷三考證篇上云正天下者條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正畢注讀如征存參

又上已有曰字條此紀湯告天之詞　案上曰字是史臣紀湯詞寻小子履三句亦是湯告天之詞此曰字當連上后帝讀語氣直下乃當時祝文中發端入事之詞今祝文尚沿其體如某某謹以某牲某饌之儀祇告於某曰嗚呼云云若以古文例之如立政篇乃敢告教厥后曰上曰字之比拜手稽首后矣句之比敢昭告曰下曰字之比宅乃事云云彷彿近之若

篇中引證三條或間以史文或引用古語似皆非直下語氣也又案孟子莊暴見孟子曰下又有曰好樂何如

又嗚呼古者有夏條百獸貞蟲允及飛鳥　案此但欲言萬物得所耳百獸飛鳥各舉總名何獨於蟲別其貞之一類妄臆動物之中幺麼細小者莫若蟲類此亦當舉其總名考說文有貨字穌果切通借爲貨屑字與幺麼細小意合貞貨形近因貨字罕見率爲貞字雖淮南三稱貞蟲恐亦類此不然獸何不曰仁獸鳥何不曰靈鳥乎貞蟲莫不比方非貞蟲竟不比方乎蓋

百獸舉其大者貨蟲舉其小者飛鳥并及其在空虛中者故其次如此否則飛鳥不當在蟲下矣附識於此俟正

愚案葉君此言非但精於小學亦有功經訓之語也本當列入卷中以備一義特近世治尙書者以攻僞古文之故往往引據他書專輒改竄經字流禍之極不至於經無完膚不止愚最惡之因噎廢食故但錄其言於此

又案墨子非樂篇亦有禽獸麋鹿蜚鳥貞蟲語

卷四考證篇下 案李善文選䇿自潔居柴上 案窮愁志云

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

此亦至誠也當即用此事

吾師逸湯誓考一書搜商史之佚文正漢儒之違義精心孤詣實事求是洵不刊之盛業也嚮者葉吳兩先生盛稱是書曾有簽語今年重繕清本命司校勘鳳章謭陋無學莫贊高深猶幸親炙有年粗蒙啟牖敢竊緒論分綴各條自忘窺測之愚聊慰依坿之願同治五年十一月望後弟子劉鳳章謹跋

卷一徵引篇墨子兼愛下篇條告於上天得罪於上下　鳳章案兩於字當從舊本作于

又或又譌節疾條昭我周王　鳳章案郭注爾雅引作釗我周王

又何休注公羊條論衡明雩篇稱五過　鳳章案論衡感類篇亦云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篇中凡四稱五過而感虛篇則云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或五或六自相矛盾總係不能親見湯誓之故耳

又此亦不稱湯誓條此獨采其首尾　鳳章案采湯誓首尾者不獨呂覽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

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
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
云云以余一人有罪數語爲湯禱詞與國語墨子呂
覽諸書所引若合符節而篇中不之采引者以漢人
說湯禱旱皆自稱販而來不能如周泰人之親見湯
誓也

卷二二兩同篇（左傳嘗引景亳條） 月采 鳳章按困學紀聞云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厤志引古
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月之光采愚以書正

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翁氏元圻曰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

又前條其名篇皆百篇書序所不及　鳳章按尚書大傳引大戰篇亦書序所不及又按盧氏見曾大傳補遺引吳曾能改齋漫錄大戰篇云大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又湯說篇於是毛氏條湯說則傳寫之譌　鳳章按阮氏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於孔君注墨子引湯誓句下引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譌蓋亦圄於毛氏之說者

又抑又有說者條仲虺爲中蘬　鳳章按仲虺之誥荀子作中蘬之言史記殷本紀作中㗊又按吾師嘗謂書序仲虺乃湯誥仲虺之書墨子嘗引之非命上篇曰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中篇引略同其語與偁書誥詞相類若左傳所稱仲虺之志則是仲虺自著之書名書與周任之志史佚之志相若傳所引志中語亦迥異誥詞晉人不學盡收入偁仲虺之誥中而後儒攻偁書者亦莫知誥與志之不同也吾師此言眞發前儒所未發者謹附識之

又前條名篇原有異同　鳳章按益稷馬鄭王三家本作棄稷盤庚大傳作般庚史記殷本紀作般庚之誥西伯戡黎大傳作戡耆據釋文今雅雨堂刊本作戡耆段若膺曰當是惠氏所改說文作㦰黎據釋文分器殷本紀作分殷之器物賄肅愼之命周本紀作賄息愼之命梓材大傳作杍材君牙緇衣作君雅費誓大傳作鮮誓又作粊誓禮記曾子問鄭注亦作粊誓史記魯世家作肸誓

卷三考證篇上云天大旱者條鄭注書序　鳳章按尚書正義於夏社序引鄭注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致其禮

祀明德以薦而猶旱七年故更置社稷與周禮疏所引大同小異又按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注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

又前條諸書說成湯遭旱　鳳章按論衡治期篇云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

又云五年者條引呂覽作四年又作二年　鳳章按初學記天部下兩類禱林注引淮南子曰湯九年旱以禱於桑林云云又作九年亦傳寫之誤也

卷四考證篇下云帝臣者條魏何氏晏曰　鳳章按論語
筆解引此注作包曰
又云不蔽者條有罪過不可隱蔽　鳳章按邢疏本罪上
無有字此從皇本
又又案北魏書條用萬方二句爲求雨之詔　鳳章按後漢
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而火起北宮意詣闕免冠
上疏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亦以成湯引咎
之辭屬禱旱之舉又論衡全以余一人有罪四句爲
湯禱旱辭知王仲任亦不從孔君伐桀之說也至後
漢書陳蕃疏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

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湯言爲禹言則傳聞異辭之故又按說苑君道篇記禹泣罪人事未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余一人是劉氏自引書以證禹事也陳疏或因此致誤

又云以身爲犧牲者條　湯歸罪於己故翦髮斷爪　鳳章按史記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於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又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是亦歸罪於己故揃其爪以爲罪人也

又云雨乃大至者條

論衡感類篇曰湯自責天應以雨　鳳章按論衡單行本漢魏叢書本湯自責上皆有書曰二字篇中又曰此言書之語也又曰書之言未可信也仲任不信自責雨應之說故云然耳其下又極不信金縢悔過反風之事皆以一己之辯妄攻經文者似此二語實采自商書者今吾師於徵引篇搜輯諸家之引書詞不采列此二語此篇雨乃大至下注出處亦不及論衡之名而僅於此條收作證佐者蓋當後漢時原書久佚仲任亦不過采自呂覽諸書故考定經文但據周秦不入漢人所引書一字慎之至也然感虛篇既稱傳書感類篇又稱書曰又稱書言

感虛詳記首尾既與呂覽彷彿感虛感類屢有自責及六過五過等語又與荀子脗合然則荀子呂覽雖不明稱湯誓核之論衡其爲商書原文斷斷無疑仲任固不及見湯誓而其人博極羣書直稱書曰明稱書言蓋必有所受之於是而知吾師之所考定確乎其不可易矣

又按李善文選條自潔居柴上　鳳章按初學記引謝承後漢書有西華令戴封旱禱不獲積薪自焚火起大雨之事又范曄後漢書有五官掾涼輔積薪聚艾自環搆火將自焚未及中時雲合澍雨之事選注云云似

以後世事附會於成湯者

又世紀又曰條　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　鳳章按左傳疏云經典言殷樂爲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皇甫謐以桑林爲大護別名無文可馮未能察也是孔氏以桑林大濩爲殷之二樂而不以桑林當大濩矣鳳章質之吾師師云殷有桑林之樂明見左傳必不妄者而呂覽淮南皆稱殷二樂一大濩一晨露若桑林非大濩豈殷有三樂乎果有三樂呂劉何不倂數之乎且竹書紀年紀作大濩在二十五年得雨之後禱桑林得雨卽作大

濩是大濩即桑林可知然則世紀雖不可盡信而桑林別名大濩之說殆未可厚非也

尚書逸湯誓考卷六

書後

尙書逸湯誓攷六卷徐柳泉先生箸蜺翼爲書序攷異於周秦人所引湯誓逸文曾據惠氏九經古義（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同）定爲禱旱而作惟篤信墨子兼愛篇兩稱湯說其尙賢篇及春秋外傳稱湯誓者疑後人據古論語注旣改讀先生書謂商書有二湯誓伐桀禱旱各自名篇博引繁偁寔事求是始悔嚮時孟浪之失今竊紬繹其恉而尋四證焉論衡感虛篇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四字乃仲任自注）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此所引書

傳今本作傳書者轉寫誤到當卽伏生大傳中語近人輯補大傳未能引此伏生親見古尙書者記憶遺文時箸其說則濟南師授本分伐桀禱旱爲二篇其證一也書大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孔氏左傳正義引書傳略同是今文家說湯誓本不誤其證二也史記殷本紀典寳夏社次湯誓後鄭君注夏社據孟子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而爲之說其篇目先於湯誓皆與今本書序不同孔疏據僞傳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不當在湯誓前因釋爲末伐桀已爲是謀眞謬說也竊謂殷本紀夏社

在湯誓後此伐桀之誓漆書篇目在湯誓前此禱旱之誓史遷鄭君俱得其一而遺其一耳其證三也尙書後案謂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眞古文蜆謂此亦今文剩簡伏生所記其文未全書大傳當有之而今亡矣孔壁所得逸篇絕無師說故不可讀若史公得從安邦問故何不并十六篇而竝存之班孟堅言史遷惟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有古文說則已外皆今文班氏親見漆書古文者若孔壁之湯誥可讀孟堅何不數之此以知今文家自有湯誥逸文而非僞古文之所得託其證四也夫百篇之序非出於孔子微特今文無之孔壁所出古文

亦無之說詳余所著書序攷異逸湯誓之無序猶大戊唐誥伯禽之命之不見於篇目也百篇只六十有三序而種種牴梧按之周秦古書動不相合此蓋自孔壁十六篇既出之後學者掇拾傳記而爲之辭今之存者又爲劉歆所竄梅賾所亂而尚書千古如亂絲矣然則先生是書固今文家之功臣也先生說經著述尚有尚書說毛氏舜典補亡駁義三太誓攷召誥解山中學詩記詩音通周官書錄論語說孟子筆記四書毛說駁義烟嶼樓經說等書將次第刊布以惠來者蜺竊以先覩爲快已

同治壬申七月黃巖王蜺書後

附校勘

卷一徵引篇荀子大略篇條苞苴行歟讒夫興歟　蜺按劉向親校荀子說苑此條卽本大略篇而言其所見本作昌也詩外傳作倡卽昌字之叚借外傳說詩亦多據荀子爲言可以知今本作興之誤興在蒸登部詩五見易二見考工記弓人一見大戴禮一見左傳昭十二年一見晉語一見楚辭天問一見竝同　吳君謂古音行與昌韻行詩三十二見易四見竝讀如杭　先得我心矣

又或又謂節疾條舞洋洋黃言孔章　蜺按黃言乃簧言之叚借詩所謂巧言如簧也舞上疑脫一字

又然且荀子所引條而發字與下疾字爲韻　蜺按吳君謂

發疾非韻甚是古音發字爲脂部之入聲詩八見易坤彖傳一見考工記弓人一見楚辭思美人一見疾字爲眞臻先之入聲詩伯兮雨無正二見易鼎九二一見二者不同部不得爲韻

又前條地字與下畏字爲韻　蜺按吳君謂畏與珪爲韻而地與畏歸與龜珪則非是也地从也聲古音在歌戈麻部詩斯干一見易繫辭一見屈賦天問橘頌二見畏與歸同在脂微齊皆灰部龜在之咍部詩緜一見易頤初九一見禇少孫引古傳一見珪在支佳部詩板一見惟地字古有音轉而脂支之三部究自劃然此在江氏古韻標準尚未能分段懋堂六書音均表始刱爲之實不易之定論也其每部所分之字

本不拘于唐韻審之以說文偏旁證之以毛詩羣經無不劃一閒有一二字出入此或出方言或由聲轉俱有脈絡可尋段氏强以合韻名之則武斷之失耳近人朱氏所分三部字數較精核矣城西弟子郭傳璞附校朱氏即箸通訓定聲者

非伐篇於是以意解元牡條白虎通明稱論語　蜺按白虎通所引皆今文尚書陳恭甫氏言之最詳此條自引古論語說與孔壁古文無涉也百詩未之審耳

卷二兩同篇左傳誉引條其名篇皆百篇序所不及　蜺按史記殷本紀有大戊篇作書序者亦遺之

湯說篇又旣而請惠氏條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　蜆按孫淵如氏尙書今古文注疏曰按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文非伐桀誓師之文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亦主惠氏之說

僞誥篇其爾萬方有罪條至萬方萬夫　蜆按孫氏曰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

卷三考證篇上云履者條漢孔氏安曰　蜆按孔氏本名安邦似可依據東晉人注尙書有與孔君同姓名者若依史文割裂恐未然

又云貞蠱者條易曰女子貞不字　蜆按虞仲翔訓字爲

姙非不嫁也（說詳王伯申經義述聞）細蟲無胎生故謂之貞

又（云共允者條）是共恭古通也　蜺按恭正字共叚借字

南皮張編修師曰以義引申者爲轉注以聲相通者

爲叚借叚借之字往往與本文豪無干涉必欲說之

固矣嘗服膺其言以爲郅論

又（云惟天下之合條）是葆保古字通也　蜺按保正字葆叚

借字

卷四考證篇下（云政不節條）何注公羊傳作不一　後漢禮

儀志引何注作不善　蜺按節疾一古音同部善字

非韻續志所偁蓋誤字（傳璞附校善疑壹之誤）

又云宮室榮者條何注作崇御覽引世紀作營　蜺按崇字非韻形之誤也營榮兩通

又云婦謁盛者條師古曰　蜺按上引京房易傳曰此接引顏注似宜標明漢書五行志又篇中所引亡書如春秋考異郵等似俱應注明出處如引帝王世紀稱御覽八十三之例

又云酈者條音酈　蜺按酈从麗得聲古音當讀如羅與磿近段氏音均表分麗聲于支佳部然于經傳無證以麗離二字通叚驗之離从离聲詩新臺湛露二見屈賦四見皆讀如羅知本讀若離在歌戈麻部磿正字酈別體字也麗攦同

聲以裴注引攦其爪論衡御覽作麗其手證之似李

善所見呂覽有作攦其手者故以音鄺釋之辨命論

注引作磿所見不同兩引斯異今本選注引作鄺者

恐係後人據呂覽校改非其舊也

卷六校勘篇吳校愚案吳君條 關雎以得服側爲韻 蜺

按得側同部服字古音亦在職德部詩十四見易五見士冠禮一見公冠篇一見考工記梓人一見爾雅釋訓一見並同似不得以陸韻在屋而疑

之

又前條又以采友爲韻 蜺按止海同部爲之咍上聲

友字同詩九見左傳一見屈賦橘頌一見今从唐韻入有非古音也

[又前條]又以芼樂爲韻　蜺按樂字詩九見離騷與邈韻遠游與撟韻古音與芼本同部

[又前條]唐韻分五支六脂七之　蜺按言古音者鄭庠分六部萬循初分九部萬氏寫本會稽趙撝叔孝廉有之顧亭林分十部江慎修分十三部段懋堂分十七部支脂之古音之分自段氏始也東原戴氏從之孔顨軒又分爲十八部王伯申又分爲二十一部以漸加密若江晉三劉申甫朱豐芑曹葛民俱有論箸臧在東氏謂毛詩隨處有韻然無唐韻之部分界畫則後人于何而辨之先生所數斯麋等字此正所謂清純中之淆雜不得以

疑古音幷琗誣唐韻也傳璞附校先生謂不宜以唐韻合古音耳未嘗疑古音亦何嘗有一字誣唐韻耶又王君所校關雎韻三條皆與先生書中本旨相左

又前條則歸龜何嘗不韻乎　蜺按茲字在之部詩緜召旻敬之三見離騷兩見與龜同故緜三章以朕飴謀龜時茲六字朕段表从毛詩作膴以爲合韻爲韻非是此字韓詩作朕本同部　若洞酌二章歸與罍韻不與茲韻也吳君謂歸龜古人不韻甚是

又葉勤譏曰條壞正今去聲字也　蜺按壞从褱得聲古音本讀平葉君仍據今韻而言且詩釋文已有兩音亦不必引集傳

又葉校不必告軍旅條王肅家語有困誓　或疑家語爲王

篇僞撰其篇目不足據蜺按子雍雖妄作亦必依託
爲之左海經辨所引一條眞家語篇目也此困誓亦
當是家語舊名
又劉校鄭注書序條　又按漢書郊祀志云　蜺按郊祀志
本書序左傳言夏已上祀柱商已來祀棄是成湯明
有變置之事矣然改易制度必在卽位之後
又前條作夏社　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後一說引或
謂此篇卽是夏社佚文所謂旣致其禱祀明德以薦
而猶旱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旣引作湯誓
姑附爲疏于此蜺按孫氏旣定諸書所引爲禱雨之

辭而又引或說以爲夏社佚文此信之末篇也

又湯歸罪於己條周公乃自揃其蚤　蜺按史記周公揃爪之說近儒莊氏劉氏俱力闢之然史公所載本今文家說路史引書大傳漢書梅福傳儒林傳谷永上疏漢紀張奐上書後漢書張奐傳竝同又琴操引書後漢書周舉傳洪範五事傳白虎通喪葬篇公羊僖卅一年解詁言周公事大略相同至蒙恬傳言周公走而奔于楚此楚地在秦見杜注左傳新楚國策以爲王季葬地或疑其遠涉荆蠻者非也因劉君之語而幷及之